



英

马曳

著

八万

海外信

中信出版集团



三万英尺

马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万英尺 / 马曳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8.2 (2018.3 重印)
ISBN 978-7-5086-8351-5

I . ①三… II . ①马…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8922 号

三万英尺

著 者 : 马 曳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14.25 字 数 : 315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8351-5

定 价 : 4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欲买桂花同载酒	003
第二章 相见不如怀念	031
第三章 Fifty Shades of Blue	051
第四章 原来你也在这里	075
第五章 繁花	105
第六章 浅草才能没马蹄	125
第七章 理想国	153
第八章 朝花夕拾	177
第九章 二十四桥明月夜	201
第十章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231
第十一章 此恨不关风与月	259
第十二章 暗涌	285

第十三章	月亮和六便士	301
第十四章	牡丹亭外	317
第十五章	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335
第十六章	犬儒主义	355
第十七章	午夜前的十分钟	377
第十八章	江湖夜雨十年灯	393
第十九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411
第二十章	三万英尺	431

楔子

陈墨只听说，她攒了足够资历以后，在某一个时刻，有人会来告诉她，你在，或者不在那条通往合伙人的路上。她觉得她面前是风景欠奉的一马平川，在极遥远的远方，有山峦拔起，直入云深处。直到那个未知身份的人对她耳语之前，她都不会知道，这条辛苦乏味的路，到底最后有没有可能带她登上高山之巅。

因此，陈墨挺羡慕程皎皎。程皎皎的工作要求她每隔两三年就上一个台阶，换一个头衔，担起一份全新的责任。如果她上不了这个台阶，她就需要离开公司另谋高就。陈墨觉得这种恩威并重的职业上升途径对于她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挺好——眼前有这么根胡萝卜和大棒的双重化身，生活才有了踏实的目标。在遥远未来的那个合伙人头衔，虽然很好，然而隔得太远，到底看起来像是海市蜃楼。程皎皎自己身在这不上不下的台阶上，却不能理解陈墨的艳羡。她如履薄冰地走过一段悬崖，也不过是来到了另一段悬崖的起点而已。凌晨在异乡的酒店醒来而恍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时候，程皎皎不是不希望自己能像陈墨那样，好歹

先过上几年工作确有保障的日子的。

她们俩都听说，要在自己的公司里从初级律师^①升到合伙人，大概需要七年。可是这七年之路到底是怎样的走法，她们也都是一样的茫然。

① 此处律师即“associate”，为律所头衔之一。一般在美国所从业的律师从获得律师执照开始，直到升任顾问律师或合伙人为止，都会被称为“associate”。其他如初级律师、资深律师等只是习惯表达，并非实际头衔。本文提到“律师”一般代指“associate”。

第一章

欲买桂花同载酒

北京办公室的三位老板，
也是个江湖

陈墨刚走进电梯，就觉得里面那个皱着眉头正在黑莓上噼里啪啦打字的女人挺眼熟。陈墨东家的香港办公室在这栋大楼的次顶层，楼上是一家赫赫有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陈墨想，她并不认识任何做咨询的人，何况是在香港这种地方，自己这个看谁都有点眼熟的毛病是得改改了。

电梯门缓缓合上，继续下行。陈墨从电梯门的倒影里看到那个女人终于打完了字，抬起头来，却也借着电梯门在仔细地端详她。两人的眼神不免在倒影里交汇了一下。陈墨连忙看向别处，却听见一个挺熟悉的声音问：“陈墨？你怎么在这儿？”

陈墨转过身去，停了令人尴尬的半秒，她迟疑地说：“程皎皎？”

对方的笑容好像带了一点戏谑：“怎么，大学室友都不认识了？”

北京四环刚修好的那一年，陈墨和程皎皎上了大学。那一年北京满街还跑着夏利，中关村里满街都是卖光盘的。那年头高考状元们最喜欢的专业是法律、生物、计算机，再不济也得去经院，厉以宁治下的光华远远没有后来那么炙手可热。陈墨高考时不可免俗地报了法律系，结果差了整整十五分。程皎皎虽然过了当年光华的分数线，奈何志愿表上填的却是经院。

于是她俩都被调剂去了无人问津的历史系。

陈墨还记得自己见到程皎皎的第一面。报到那天她在自己的上铺收拾行李，下铺几个女孩正围着寝室里唯一的一张桌子吃零食聊天。除了她的五个室友，还有隔壁哲学系来串门的一个姑娘，那个姑娘说：“我觉得学哲学也挺好的，哲学使人变得聪明。”陈墨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她想，哄谁呢。

这种会得罪人的腹诽，陈墨当然不会讲出来。然而随即程皎皎施施

然开口说道：“得了吧，如果你能考上自己的第一志愿的话，才不会为了变聪明跑去哲学系。”还没等众人消受完那姑娘忽然变幻的尴尬表情，程皎皎忽然喜形于色：“不过啊，我刚听说，我们是第一届不用去昌平校区的文科新生。虽然咱这楼破了点挤了点，也比那鸟不生蛋的地方好，可见天无绝人之路。”

陈墨刚对程皎皎高看一眼，立刻发现在自我麻醉这个问题上，程皎皎跟另外那姑娘也不过就是七十五步笑了一回百步。

陈墨的大学生活，四个字以蔽之，就是乏善可陈。而程皎皎呢，除了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简直想不出其他的形容词来。在陈墨日复一日往返于图书馆和宿舍的同时，程皎皎在不断地恋爱，分手，再恋爱。陈墨觉得程皎皎最大的过人之处，就是为所欲为，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她专业课好像随随便便就能拿到九十分，但是全校必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愣是因为从来不去上课也不肯复习考试而挂了，直到班主任把她叫去办公室苦口婆心地教诲了半小时，又痛陈就此放弃会导致的如没有学位之类的严重后果以后，这位大姐才不情不愿地同意重修，然后还是没有去上过任何一节课，却到底是考过了。

这样一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却在毕业的时候栽了重重的跟头。程皎皎本来拿到了美国西岸某所名校的全额奖学金，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时，却因为签证被拒而没法成行。后来陈墨辗转听说程皎皎最后放弃了去美国，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从此在老同学中销声匿迹了。

只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竟然在香港的电梯里遇上了。

两个本来各自下楼去买咖啡的人就此坐在了办公楼下的星巴克里。陈墨端详坐在对面的程皎皎——她比大学时瘦，灰色的西装里穿着一件

圆领白T恤，露出挺好看的锁骨。这些年程皎皎仿佛是黑了些，皮肤呈现出小麦色，配上她虽然明显修饰过却不见妆色的眉眼和对比强烈的红唇，倒是更像陈墨在纽约工作时遇到的那些ABC^①同事，怪不得刚开始在电梯里自己一下没认出她来。

陈墨还在想着，程皎皎问：“你在香港工作？”

她回过神来：“没有。我刚从纽约调回北京办公室，先到香港来见见这边的老板。你呢？你在香港多久了？”

程皎皎不徐不疾地抚摸着她的咖啡杯套：“一天。我也算是北京办公室的，来香港做个培训。”

“也算是北京办公室的？”陈墨不解地问道。

“人事上算是北京的，但我们做咨询这一行，项目在哪人就在哪。算起来，自从上个北京的项目结束以后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回过北京了。”

陈墨不禁在心里同情了一下程皎皎。“听起来好辛苦。”

程皎皎耸耸肩，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还行吧。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习惯就好。”

“当初怎么想到去做咨询的呢？”

程皎皎轻笑了一下，好像是在嘲笑自己。“当初签证黄了，又错过应届招聘的时机，只好自暴自弃地出去浪了一阵。在拉萨的时候遇到了一个Robinson（罗宾逊）咨询公司的人，跟我说他们公司招人只要学校和成绩足够好，人够聪明，不在乎专业背景。于是我回了北京就给罗府投了简历，就这么进来了。”

^① American born Chinese，即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

“罗府？”

“我们 Robinson 的人喜欢把自家公司叫罗府。一入罗府深似海，从此萧郎是故人。”

陈墨忽然有点感慨：“我们出国的那年签证确实卡了不少人，其实后来好多人终于还是签出来了，只是蹉跎了半年一年而已。不过如果你那时候真如愿以偿地出国去学了历史，大概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好的工作了吧。”

程皎皎把咖啡杯套又转了转，盯着她的那杯咖啡出神：“其实没有如果。我在第一次被拒签的时候就知道我是去不成美国的了。”

“为什么？”陈墨不解地问。

程皎皎微微抬着头，像在回忆从前的光辉岁月：“因为我当年碰到了著名的‘杀手’签证官大光头，他把我拒了的时候我把所有的材料当着他的面撕成碎片扔在他面前的玻璃窗上，说我他妈还不稀罕去呢。”程皎皎当年痛快完，看着大光头那变幻莫测的脸色，也不是完全没有悔意的。不过程皎皎是谁，她施展出当年七十五步笑百步的本事，在心里想，罢了，痛快一场也是痛快一场。

眼下看着陈墨那快要咬到自己舌头的神情，她忽然就释然了。“这也没什么不好啊，我多赚了好多年钱，还有很多奇遇。那年我在拉萨的时候，有天晚上在一个酒吧里忽然觉得悲从中来，趴在桌子上哭了一场，这时候有个中年男人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小姑娘你伤心什么呢，我抬头一看，嘿，是窦唯！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在酒吧唱了一整晚的歌。窦唯给我做的伴奏呢，我觉得自己就跟王菲似的。”程皎皎说着，满意地看着陈墨露出了羡慕的眼神，“你呢？你去了美国以后都干

吗了？”

“我？我读了一年的历史 PhD（博士学位），觉得前途十分迷茫，就考了个 LSAT^① 转去了法学院，毕业以后在纽约工作了两年，现在被派回来了。”

“听着也挺跌宕起伏的嘛。”程皎皎仿佛漫不经心地说。

陈墨却忽然起了点感慨：“也有很多一言难尽的地方，不过既然已经决定回来了那就这样吧。还真没想到一回来就能遇见你。我办公室在国贸，你呢？”

“我发现好像是个外资律所就在国贸。我办公室在嘉里中心。你找房子了吗？罗府在富力城的会所每周六有羽毛球场地，我们总是找不着足够的人，你要是住得近又能打羽毛球就一起来吧。”

“同事给我推荐了新城国际，我看了一套小房子觉得还不错，来香港之前刚签了约。”

程皎皎笑了。“那敢情好，我们以后要做邻居了。”

陈墨的东家在纽约算是标准的“华尔街律所”，到了亚洲来，却起了个端庄俭正的中文名字叫明德。明德跟绝大多数美国所一样，把它在中国区的办公室布局在香港和北京。陈墨在香港办公室停留了三天，常驻香港的七位合伙人只见到了三位——香港办公室虽然名义上来说也负责南亚和澳洲业务，不过除了一个做项目融资的印度合伙人以外，其他合伙人都还是以中国业务为主，需要来来回回在京沪港之间飞。本来她来香港的主要目的是见一见各位常驻香港的合伙人和律师，结果该见的

① LSAT 是 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法学院入学考试）的缩写。——编者注

人一大半不在，办公室里空空荡荡的，剩下的人也都各自关着办公室的门，只差挂上一块“生人勿近”的牌子。

因为这个铺垫，到北京办公室报到的时候，陈墨简直觉得是如沐春风了。北京办公室以规模来说只有香港的一半不到，除了陈墨外，目前只有三位合伙人、五位律师。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根据陈墨手里的办公室通讯录，除了律师以外，北京办公室还有四位律师助理，一位翻译，四位秘书，一位前台，一位 HR（人力资源）兼办公室主任，一位 IT（电脑技术人员），一位司机，以及一位 tea lady。

“Tea lady 是做什么的呢？”陈墨问拿通讯录给她的秘书苏珊。苏珊矜持地笑了笑：“Tea lady 就是我们所说的阿姨。你见到她叫阿姨就行。”

北京办公室律师的情况，陈墨在决定回国之前就做过尽职调查。北京办公室名义上的老大是明德驻中国首席代表 David Goldberg，犹太人，喜欢用中文名字“郭达民”行走江湖。郭达民是最早一批来中国的美国律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耶鲁东亚系本科刚毕业的美国小青年郭达民决定来中国学一年中文，那时候他还不叫郭达民，这名字是多年以后他家里请的上海阿姨给他起的。郭达民对这个名字一见如故，觉得这跟从前他的中文老师给起的中国名字郭大卫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可见在世俗智慧上，上海阿姨比北大教授还是强得多。

郭达民来中国之前就已经申请好了耶鲁法学院，为了来中国，他推迟了一年入学。结果这一年变成两年，又变成了三年四年，等到耶鲁法学院终于给他发了最后通牒的时候，郭达民带着他的中国太太许芳去了美国，又在毕业以后马不停蹄地立即回到了中国。

当年郭达民选择一毕业就回中国的原因已不可考。也许真的如他所

说的那样“深沉地爱着这片东方的土地”，也许只是英文不太好的许芳不想再留在美国了。但无论如何，郭达民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他加入了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正赶上外资对华投资迅速膨胀的九十年代，科班出身加上堪比土著的一口北京话，郭达民仅用六年时间就在高特兄弟当上了合伙人，又在2000年后高特兄弟大厦将倾之前果断抽身，加入当时正在寻求进入中国机会的明德，摇身一变当上了中国首代。

游说陈墨回中国的正是郭达民。去年他借着冬季去纽约开合伙人会议的机会，召集了所有纽约办公室他觉得有可能去中国工作的律师吃饭，又重点找了其中几个谈心。最后中选的是陈墨。一来北京办公室现在缺乏的是能说中文的并购律师，而陈墨已经在纽约的并购组做了两年，二来陈墨的男朋友徐强一直在国内，两人异地多年，陈墨有回国的动机。虽然在郭达民理想中这个人最好已经有三四年的经验，回国可以直接独当一面，可惜他在纽约见到的人，要么不是做并购的，要么早已在美国安家落户，孩子都生了好几个，不打算再回中国了，算来算去，陈墨这个85%符合要求的，硬是在矮子里面拔了一个将军。

因为有纽约的这一茬儿，陈墨觉得她回北京应该主要是给郭达民干活的。因此办公室主任 Grace 带她参观办公室顺便介绍新同事的时候，陈墨以为不管论资历还是论关系远近 Grace 都会先带她去见郭达民。没想到她见到的是郭达民的空办公室。Grace 告诉她，郭达民住顺义的别墅区，早上公司司机去接上他后，要先送他的三个孩子去各自的学校，然后才会来公司。根据北京交通的拥挤程度，他到达办公室的时间从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不等。今天早上郭达民已经打过电话，说送完孩子以后遇上了交通管制，进办公室的时间“不能预测”。